

列车上的“临时充电站”

● 尼德罗

人、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实在奇妙:搭乘的交通工具时速越快,人非但不觉得省下了时间,从而有了更多休闲时光,反而会陷入更快节奏、更加忙碌的泥潭而不能自拔。

为了留住“从前慢”的感觉,7月,我从广州到杭州时,舍弃了飞机与高铁,选择了绿皮火车出行——每年至少搭乘一次绿皮,也是近年来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目标。

因为速度更慢,车厢内的人更多,所以一段绿皮火车的旅途可以实现关系的“在地化”,也就是说车厢里相邻的乘客,可能会成为“暂时的同伴”,高谈阔论有之,打牌嗑瓜子有之。而在飞机和高铁上,人与人之间会更加礼貌,但也更冷淡,彼此失去了交流的欲望。

此次旅程,我买的是软卧上铺,包厢内共有4人,包括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,一对40来岁和8岁的父子。大家虽然谈不上畅聊,但彼此分享了一些见闻,下车前,那位父亲还问了我们游西湖和观钱塘潮的几个问题,我和另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小伙子一一作答。

不过,这趟旅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与同包厢“室友”的交流,而是列车上为手机搭建的一个临时充电站。

从广州一上车,就开始有人坐在包厢门口的座位上;随着时间推移,门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,这也导致我整个的午睡过程是在嘈杂的背景音中度过的。

午睡醒来,我在他们高频的讨论中逐渐了解了情况:原来整趟列车只有我所在的车厢有2个可以给手机充电的插座,其他车厢要么干脆没有插座,要么餐车的插座坏了。此外,列车员先后来推销过餐

车的盒饭、各类零食,偏偏就没有充电宝供应。所以,随着上车时间越来越久,许多手机没电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本车厢的插座。

我特意在路过时观察两处插座,每处插座设有2个插口,也就是说整个列车只有4个开放的手机充电口。并且,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插座质量堪忧,充电的插头并不是直接插上就可以充,如果你不想一直徒手扶着插头,往往还需要塞一些纸张之类的东西才能确保充上。

由于通道狭隘,偶尔还会有乘客、卖货的推车经过,一位体态丰满、善于言辞的中年妇女成为门口临时“充电站”的秩序维护者。由于她的存在,充电秩序得到维持,她牢牢占据着插座边的座位,一边要求来充电的乘客遵循先后来后到的原则,一边又对旁人叹惜自己的付出——你看我自己都很久不充了,他们把手机放在这里,我帮他们守着,下了车,我们也只是陌生人。

我把这位女士称为本次列车临时充电站站长,由于她热爱表达,声音高亢,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,都知道了她的基本信息,来自湖南,在广州给女儿带小孩,此行到杭州是为了玩几天。

到了傍晚,一位中年男人带着“大杀器”来到临时充电站。所谓大杀器,就是一个排插,最多可以支持6部手机充电,也就是说,插电口从原来的2个,一下子增加到7个,这大大缓解了充电口不足的困境。这场变革,如果参照人类发展历程,即便不能和工业革命相比,起码也可以和铁器普及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相提并论。

不过,正当在座乘客心情美丽之时,列车上的乘务员在经过时发

了话:“这个排插可能导致漏电,影响列车行驶安全。你们不能再这样了。”

尽管这位乘务员没有立即“执法”,但她的话却引了众怒。有人质疑列车提供的充电口太少,缺乏基本的服务意识;也有人建议列车上出售30元一个充电宝;当然,还有人反思手机这个东西太害人,没了它已经活不了。

我注意到,正当大家滔滔不绝时,一位正在充电的中年男人却安静地坐着,他没有加入讨论,而是专注地刷着抖音,公放的声音并不让人觉得刺耳,而是有机地融入了车厢里的嘈杂背景音。

不管怎么说,乘务员的话最终没有得到落实,这个临时充电站一直维持到了我下车时还非常热闹,那是第二天凌晨6点多。

我相信,这趟列车上的乘客,真正追求“从前慢”的人并不多,更多的人还是基于性价比做出的出行考虑。但无论追求与否,大家有一点是共通的,那就是列车可以慢,但手机不能关机。

我们已经真正融入数字时代,有些人希望在某些局部地带回到前数字时代,希望为生活节奏降速,但这样的降速必须是可控的。比如我选择绿皮车,但充电宝却是满满的,说明我的降速是有选择的。

而绿皮火车本身未能准备充足的充电设备,无异于让乘客们被动降速,这打破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节奏。临时充电站的搭建,是乘客们利用仅有资源进行的一场“提速行动”,有人成为秩序维持者,有人提供排插,这些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得以涌现,也算一场小小的社会试验。

荷塘忆旧

● 李晓佳

夏日的骤雨来访时,我正在同学的家里闲谈,喧嚣的风雨声从四窗来叩,带着一丝凉意掠过我的脸庞,我对小学同学陈玲说:“听预报说,明天会停雨,而且天气没有那么酷热。”她开颜地笑了:“这样的好天气,正适合看荷花。”我点点头。她脸上的笑意更深了:“明天一起去郊外的荷塘。”

第二日早上,我大概是被白云照醒的,阳光依然耀眼,却没有那般炙热。吃完早饭后,我们像往常一样,开车去郊区,我随着玲的指引,穿过一条条僻静繁复的乡间小道。开久了,让人忘记目的地,竟以为自己是出来练车的。

忽然,她尖叫起来:“晓佳,快看呀!”我透过车窗向外望去,只见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,如同无数柄撑开的油纸伞,亭立在浮萍之上。一阵清风拂来,它们轻轻地摆动着,又如身披绿纱的少女在翩然起舞,清雅透着一份灵动。

停下车,我们沿着蜿蜒的小径走到荷塘边,静静地欣赏眼前的景致。荷叶丛中的荷花美得令人窒息,有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淡黄的,或含苞待放,仿若一个个光洁圆润、清香诱人的水蜜桃;或花苞初绽,正以羞涩的嘴唇悄声诉说尘封已久的往事;或昂首怒放,吐露金黄色的花蕊,开出了世间最美丽的字眼。

荷塘边,两位白发老人佝偻着腰,紧牵着手,一边慢慢地散步,一边抬起慈祥的眼睛望向清丽的荷花;一个身穿汉服的年轻女子轻轻地抚摸荷叶,唇边

浮起一抹微笑,等待着同伴将美好的时光按停。

一池的美,一池无声的诗。忆起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的佳句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歌颂荷花坚贞的品格,但我更欣赏荷花的奉献精神,忍受着外围的污浊,也能奉献美与价值。

一池的香,一池童年的回忆。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早读课上,班主任老师请大家谈自己父母的职业,此话一出,整个教室异常安静。隔了两三分钟,从不敢举手发言的陈玲红着脸站起来,结结巴巴地开了口:“我的母亲是一名清洁工人,也是我最敬佩的人。”教室里静得连根针掉下也能听见,陈玲的脸红到耳根,她继续说:“每个黎明时分,伴着聒噪的鸡鸣声,她开始清扫工作,她不停挥动手中的扫把,奋力地清扫路边的落叶与果皮纸屑。有时,她边扫边唱一首《荷花颂》;有时,她默默拾起路人刚扔掉的空瓶子;有时,她因为几句简单的赞美而欢喜快乐;有时,她也会谈起自己的人生观,想做荷花一般的女子,甘愿忍受脏乱,甘愿付出汗水,为家乡的文明美丽献一份力。”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……

“晓佳,在想什么?”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。“一件难忘的往事。”我看着身边的陈玲,会心一笑,随即将目光移向荷塘,朵朵荷花皆是她的化身……

扇子情结

● 毛有根

这个夏天特别热,尽管家里不缺电风扇和空调,可我九十岁的父亲还是喜欢用扇子,他说这样既节能又能避免空调病。看到父亲手里摇着的那把扇边和扇柄都油光发亮的蒲扇,我就知道那是我母亲在世时夏天用过的蒲扇。

我那时还小,母亲在生产队干了一天的活,回家时还顺便带回一捆柴或一篮猪草,到家后又赶着做饭。一家人吃完饭,父亲去生产队计工分了,母亲搬来一块铺板放在院子里,让我和弟弟躺在上面乘凉。等洗涮收拾完家务,母亲便拿着那把边缘用青布条缝了一圈的蒲扇,搬个小凳子坐到我们身边,手不停摇摆着那把蒲扇,为我们驱赶“嗡嗡”叫的蚊子,给我们带来阵阵凉爽的风。我们安静地躺着,眼望满天的星星和明亮的月光,听着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上知了“吱吱”的叫声,在阵阵凉风中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梦乡。

我一觉醒来,在月色下看到母亲低着头,好像睡着了,可她那只粗糙而干瘦的手却还在不停地摇摆着……我心里一阵发酸,赶紧把弟弟喊醒了,再轻轻地摇醒母亲,说我们回房间睡吧。进了卧室,母亲又用那把蒲扇“呼嗒、呼嗒”驱走蚊帐里

的蚊子,然后放下蚊帐才安心去睡觉。

记得在八十年代之前,大部分家庭夏天乘凉用的都是麦秆扇、棕叶扇、蒲扇。蒲扇商店里有的买,而麦秆扇和棕叶扇则是要姑娘媳妇们自己编织的,不外卖,仅供家用或赠送给亲戚朋友。

编一把扇要付出许多心血,像我母亲都是利用早晚空隙和休息时间编制。先要取材,从收割完的麦秆堆里(一般用小麦秆)择取麦秆,还要拔一些棕叶的茎,一起放锅里煮一煮,这样晒出来的麦秆会变白。编织时棕叶茎放两边,起着筋骨的作用,麦秆折过来搭过去地编织着,大概要编织三米左右长。接着绣扇芯,在一块白布上先画上图案,有画各种花的和各种鸟的,有的还会添上字,如花好月圆、前程似锦、山清水秀之类。然后将布框在绣花架上,用穿上各色丝线的银针一上一下飞舞地绣着,图案绣得活灵活现。另外还要做个扇芯圈,用硬壳纸剪一个比扇芯大一点的空心圆圈,硬纸圈约半寸,用各色丝线缠绕上去。缝扇芯时,将扇芯放在盘好的扇子中心,盖上薄膜和扇芯圈,密密缝上就好了。最后安上扇柄,扇柄是用竹片做的,做法也是很要

技术性的。

棕叶扇编制程序与麦秆扇一样。棕叶要取棕树上的嫩芯,棕叶也是煮过晒干后才会变白,这样编制的棕叶扇才更美观。炎热的夏天,男女老少串门或走亲戚时都会带上一把自家做的扇子,除了扇风,还可以用来遮太阳。

我读初中时,因没钱买扇子,就自己找来硬壳板做了一把扇子。那时的教室,夏天热冬天冷,不像现在都有空调了。上晚自习时我一边摇着自己做的扇子一边看书,感觉很幸福。回到寝室就用这把扇子赶蚊子、扇凉风,很快就安然入睡了。

后来,市面上有了塑料扇,既轻巧美观又方便携带,价格也不贵,没有人再费功夫去做什么麦秆扇、棕叶扇了。晚上,一家人坐在黑白电视机前,一边扇着塑料扇一边看电视,再热的夏天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。

最让我喜欢的还是折扇,至今还有收藏折扇的爱好。因为折扇上面总会有精美的诗句或清雅的图案,像我收藏了李白、苏轼、杜牧、唐寅、郑板桥、唐伯虎等古代文人的作品,透过这一把把小小的折扇,仿佛能让我穿越到那个年代,与文人墨客来一场跨世纪的对话。



孤芳

叶永生 摄